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目錄

韓愈

四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改葬服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請遷元宗廟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

韓愈四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
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
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數榮異
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
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以來圖
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
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
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
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
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
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
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
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

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兩界之閒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
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
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
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
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
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
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
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

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
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
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
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
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
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
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
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

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

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
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
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
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玉師交戰原其
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
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
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凶悖
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

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

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
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
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
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

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糴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糴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糴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

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
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
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
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
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
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
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
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

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
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
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
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
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
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
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
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

有厚利也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盤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愿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

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

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奸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

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

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

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獲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

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
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
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
鹽價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
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苟官吏畏罪必
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
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

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
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
臣以爲鹽商納權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
姓實則校優今旣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
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
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
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
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斬連狀聚

眾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九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末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

不宣某再拜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維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

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

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旣

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二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

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遊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

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

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

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
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
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
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
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
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
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
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
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

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蓋亦不得其理矣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寮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侍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

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
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
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
効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
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
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
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

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

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

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請遷元宗廟議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享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元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

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蠡既辭越到齊乃移書文種亦令亡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誅悲夫爲人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虜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盟者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藏風雲截斷三江叱

開四方高提霸王之器大宏夏禹之烈使天下徘徊知越
有人矣奈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
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耶且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
宏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况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
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汎輕身遊
五湖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君之智而
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猶投勾踐之劍
也勾踐何過哉子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影印

韓愈

五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與孟東野書

答竇秀才書

上李尚書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廿九日復上書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一

韓愈

五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元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

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閒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嘗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愈再拜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

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

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

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
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
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
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
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
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
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

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我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

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子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

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
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倡之而和者
誰歟言無聽也倡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
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
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
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
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
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

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
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
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
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
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
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
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

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
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
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
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
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
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
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
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
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

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

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
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
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
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効
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
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皁白天馴
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

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啟覺於下依類託
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
請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
其羣也馴其心化吾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
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
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
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
之臣未血斧鎖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觀

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

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
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
髮禿齒落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
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
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
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
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
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
戚之歌駿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

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瓊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
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
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
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
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
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

金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子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以

來不多與人還在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
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
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
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
至而交說耶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旣相見不要約已相
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
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
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閒可也若
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

金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以修理况如是重任耶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姬胡笳辭詩移族
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
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
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
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
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
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
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
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
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
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
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
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
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

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
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
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
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
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
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
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
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
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

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

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後狄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闕寬通之士。必且洋洋。

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
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
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
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
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
歸焉小字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
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

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
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
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
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
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
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
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
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

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蕪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

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况
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
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乎此情隘辭蹙不
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
三捉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
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

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

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

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閹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閹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

全宋文卷之二
第...
一
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
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
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
已愈再拜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二目錄

韓愈

六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答陳生書

與李翱書

上張僕射書

答胡生書

與于襄陽書

與崔羣書

與陳給事書

答馮宿書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二

韓愈 六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

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旣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我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

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

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

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
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
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
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
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
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
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
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
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

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

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
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
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
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
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
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
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又所謂勅者
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
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官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

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
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夏
夏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
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

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
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
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自
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
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
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

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褻其可褻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

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耶其思廣聖人之道耶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耶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耶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

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旣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

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
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
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
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
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
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
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
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
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

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
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目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
年皆閣下之賜也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
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
再拜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
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
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

吾子非庸眾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

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乎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與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

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愈
白

與李翱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
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
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
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
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

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閒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章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

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
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
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
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
右當日歡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
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

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
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
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
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
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
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
仕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
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
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

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

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
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
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
也至於是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畧
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
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
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
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

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

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

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

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

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
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
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
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
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
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
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

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

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爲人
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
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
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
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
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
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
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
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

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搖動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

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比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是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

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以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

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註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闕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

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游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然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

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	--	--	--	--	--	--	--	--